

螢

窪

異

草

螢窓異草三編卷二目錄

宣織 過鉤

遇奇 繩鳥

興中人 蘿鳳叟

詩妖 變鬼

續念秧 生生袋

窺井 巨蝶

梅異 童子杰

螢窓異草三編卷二

長白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繼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宜織

柳生名家寶山陰人其生也祖父母年高皆愛惜如珍因以命名比長風神蘊藉俊逸絕倫且童年卽游泮水邑中巨家有女者咸屬意焉寶父母苛於擇婦每曰吾兒人中鸞鳳豈可耦世上鷄鶩以故媒氏踵門恒不許可蹉跎將弱冠猶虛琴瑟心亦爲悵然一日以父命往郭外省其姑少叙家事卽與姑之子閒聊門前無何婢來呼其弟寶與偕入則姑以事赴近鄰命子隨往且留寶少待歸來猶有所言寶不得行而心頗怏怏蓋姑子

年甫舞象已訂盟於某家此行蓋爲姻事也旣見姑率其子欣喜自去一時倦覺無聊仍立間間遙望西南林壑似有佳境頓思前往觀之遂踴躍前行闊者止焉則曰予不耐此岑寂少行當自歸勿懼也徑去莫能挽留乃行未及半至一溪足力已疲因憩於水次俛視清流意頗恬適俄聞隔溪嬌語曰如此丰姿那得不令人看殺寶驚視之則一女郎約當及笄之年玉容嫋媚花貌幽妍將一片絳紗浣於溪內指爪映水雪色瑩然衣飾亦甚淡雅寶不覺心醉將欲通問而膚腴不容啓吻狀甚囁嚅女郎見其木立乃笑曰覩我何爲亭蘿邱女兒正恐未易勝汝也寶聞而心喜女郎卽招之曰盍渡此溪當與爾言寶以首示之意答以不能女郎指曰西側有紅橋痴郎何竟病涉耶寶遠

立而望不數武果有徒杠爛然赤色遂欣趨就躡之以過比及
對岸女郎早輶洗相俟見其至前歡然與語謂之曰妾處閨中
頗以貞信自守今見郎竟不能復堅此中固有天意因挽之共
坐於柳下綠莎茸茸宛然錦席絕勝班荆相對者女郎因詰其
里族寶終以口訣不能言女郎頹顏而起曰丈夫猶如是妾輩
復何堪謂從此辭不敢再與郎見矣寶又擊其裾強白姓氏究
以吃吃不能暢女不禁鼓掌曰艾艾果有幾艾乃自陳曰妾家
居此近鄰父姓令狐有女名宣織卽妾也君如不棄當造訪焉
垂楊門巷偏東一帶疏籬固無難識言已卽舉所浣之紗相贈
曰此亦足當繡襯之絲矣方將纏繩上流似有笑聲女郎亟起
曰女伴將至妾不能復留須記妾言勿使人望穿此眸遂冉冉

緣溪而去尙以橫波廻顧眷戀不勝寶亦撫然如有所失尋望
移時直至不見始能舉趾而歸忽忽過橋則夕陽在山矣比至
姑家新月已上時姑久已旋返俟之不至心以爲憂業遣僕僮
遍覓之寶至入見姑怒詰其焉往答以閑行姑叱之曰孺子亦
太不羈邑閭已閉汝將安歸汝父母爲汝倚間幸在予家猶無
慮不然腸斷矣寶亟謝罪姑父亦力爲排解姑始霽顏卽命婢
進食相欵是夜遂宿於姑家明日辭歸假他事對其父母父母
索愛之竟不窮究寶至已室始出紗玩之闊僅數寸長尺餘兩
端綴以金鉢縫紝已成者狀如婦人之訶子然思蠻腰卽細不
應如斯及嗅之雖經浣濯嬌香猶在果卽是物寶乃驚喜如狂
慮爲人見祕之笥中夜臥輒擁之衾底如對麗人自是每至姑

處必往蹤跡無如溪水泛溢並無橋梁寶因心竊訝之屢不得渡抱闕而還數旬後聞父母已爲聞名則同邑陸弁之女素以色美聞於鄉父母因聘之寶心亦少安而究思女郎不置一日偶過陸家適陸女出遊肩輿息於門外蓋陸故寒微所居湫隘興中人之升降途中人皆可旁觀寶故得以瞷之見其貌雖姣小而豐肌削骨抹粉塗脂不第視浣紗之豔大有妍媸之分卽較擲棄之容尙有黔皙之別私心遂懶有不顧然迫於親命似亦無可如何乃忿然出郭仍至溪側雖故無葦可杭幸其水勢清淺於是不暇顧恤徑去其履襪白足而涉之寶本素未習此溪水森森涼欲沁骨彳亍及岸而登衣袴盡濕因笑曰褰裳涉滌褰裳涉洧予今乃反而用之也整衣而前約里許果得一艸

其中屋宇儼然桑麻森秀似不二二人家實因徐步而入東偏有小巷綠陰垂蔭彷彿女郎所云及入而望之籬花堆艷黃蝶紛飛旋卽得其門戶寶猶未至見有杖者科頭箕踞獨坐於籬邊樹下視其年已古稀而瑰瑋奇特不類田叟疑卽女之父也直前趨謁杖者頗傲慢徐起爲禮詢所自來寶忽自覺唐突呐呐有頃先以姓字相告而來意則未敢遽陳杖者忽愕然曰是吾妻姪也數年不晤今成立矣然果何由至此寶竊喜疑其誤認而藉此或可入門遂謬對曰久失音問父頗思憶故遣姪來省視耳杖者大笑曰汝父詎能識子此遁詞也雖然有勞遠涉且係爪葛當非突如其来請卽入徑揖之行寶以失晵故其色頽然勉贖之登堂其居亦甚幽雅假山活水極盡邱壑之致

而琴書瀟灑案無纖塵其人之風韻可見一斑因請以子姪禮
見杖者亦不辭居然受之始與坐談曰山妻爲乃尊遠房之姊
物故已久遺一女老夫携之卽居未入城邑至今莫識其外家
揆其心竊以爲恨子旣辱臨可使一面俾知母族人物不同瑣
屑者小妮子庶幾無憾矣寶唯唯適有雙鬟婢茗出杖者遽令
呼之茶次又詰曰姪幼時余至若家曾見汝父寶未嘗握手耳
前所云云竊疑相給可明以告我寶不得已起白曰父寶未及
作念姪聞人言令狐叟世之偉人隱居於此故願望見以求教
益幸無疑杖者乃微笑遂不復諂無何環珮璆然則女郎盛粧
至矣寶脫之衣飾已更美艷倍勝於溪畔迴憶陸女彌若霄壤
女郎低鬟佇立凝睇無言杖者語之曰汝之大兄來自邑內卽

若從舅之子也汝爲妹當以禮見女郎卽向寶歛衽寶亦致揖而當覲面之間女郎之色頓異若羞若恨如怨如怒一似深憾其來遲者杖者又笑曰宜織與乃兄貌竟相若使非育於二姓儘足生一家之光惜乎男不從姑而女徒似舅也曾次數懃目寶意頗垂青寶固無敢自媒而戀女又不能去荏苒間陰靈陡起驟雨滂沱寶乃倉皇失措杖者歛曰姪勿慮此雖初遇亦至戚也卽留宿於子家當無不可寶大悅益出望外視女郎以手拈帶默坐於父側眉目間無復愠色乃以唇挑杖者曰妹年幾何矣曰十七歲矣寶又曰祇少姪二齡乎杖者似解其意不復答適值饌具設核離陳寶乃重致不安言調爽朗忽聞女郎低哂曰何對長者翻無艾氣口舌亦因人利鈍耶寶亦爲之匿笑

食已雨猶未霽杖者命設榻於東堂爲客館且辭曰老夫耄矣
不能久陪晤語姪自偃息憤勿憶家徑率女郎入屏後而去寶
私喜曰東床坦腹子今亦儼然右軍矣未幾雙鬟以燭至小語
曰阿姑寄聲俟翁寢當自來也寶益欣悅因取案頭書翻閱之
不敢卽寐夜將半女郎果出則已殘粧半仰態愈動人入見寶
卽正色責之曰妾爲一時柔情不顧千秋笑柄偶邇邂逅卽將
近體之衣舉以贈君意固有所在也乃君竟棄之如遺一別三
月玉趾弗勤令妾愧悔交集忿且欲死以君少年英發不宜無
信至此今特見君萬祈還予故物不必再有他言言訖珠淚盈
眶潛然欲泣寶知其怨已深挽之就坐自白其爽約之由并陳
徒涉之苦女郎佯不信寶又牽裾示知濕痕宛在女郎始驟然

廻嗔而猶絮絮不已索取前紗寶笑而出之於懷曰物則猶是
也然已近我肌膚恐卿不可再束矣因緝述懷抱之狀女郎顏
赤不禁嬌羞亟起而避去寶將止之已不能及迨過畫屏猶聞
其語曰亦太無賴幾令人無地置身俄而人語嘈雜其聲忽出
於堂後有若忿詈有若哀泣又有若解紛者寶心大疑傾聽之
苦不可辨爾許時方寂然寶卽解衣安寢晨起將見杖者陳謝
然後辭歸且少露求耦之意忽女郎肌容憔悴神色淒惶疾趨
而來謂寶曰妾以袒衣在君處勢難挽回不得已而告父以冀
俯從不意家嚴震怒大奮雷霆將置妾於死地幸婢之婉言代
解甫蒙允限君以旬日歸告父母卽當親來定議否則君不
來之日卽妾畢命之期須臾弗緩惟君憐而許之妾固無能自

主也寶聞言大驚且自唔女郎早置舊姻於度外一芥未有其事者今更覩女之狀深恫於心惶急中益不暇顧慮慨然曰諾女郎又要之輒指噏日自矢流連再三女郎直送之門側方始揮淚而別及至溪邊水已平添尺許似不能涉遂巡久之前橋警現於波上屈曲如虹寶甚喜乃指而笑曰世稱無定河此獨非無定橋耶因得徑渡遂登彼岸於路忽自計曰陸女旣已納聘且命於親此女未稟高堂豈容曖就前盟不可寒後約必不能踐王魁李益之事將見於子身其若之何寶念及此心始躊躇而究無良策行且至家隨生謗計曰舊姻若就新特難倘求失此佳人不如死吾聞父母將諫日爲子畢姻盍重賂日者詭稱陸女之年庚實於翁姑不利吾以孝義諫親誓死不娶父母

素隣我必毀前盟然後往就令狐不難矣籌思已定歸家以雨
淨爲詞云宿於姑所父母亦不之疑翌日遂行其計邑中知命
者咸私其金父因子媳俱長果思擇吉嫁其事寶知之亦請隨
往凡過數肆皆揩眉曰誰令君緣此盟者婦入而君之伉儷俱
殆矣寶之父乃大駭蓋聞女美急於遭亦其初故未卜之也然
以成言難毀強之定期而歸至暮寶忽涕泣於母前曰生兒授
室雖出閭極之恩實以盡羣養之道今新婦有礙於父母而兒
竟知而娶之不孝莫大焉縱令卜筮之言無驗此心旣已不安
如其果驗兒不爲名教之罪人乎請罷此姻昧死以告母聞之
大驚亟語其父父不肯曰信荒誕之言敗已成之約人其謂我
何事關名節而兒戲至此陸必不甘勢將構訟如之何其可哉

且子夫婦旣羸老苟得佳婦配此佳兒卽死亦無所憾况未必
死乎堅不聽寶又長跪於父前以死自誓斷不忍就此姻且曰
兒請往見陸翁索取前聘倘有訟事兒自當之必不至貽罹父
母也父終溺愛其子雖不經許亦姑領之不過慰安其心耳酷
朝寶入邑庠拉密友數人徑詣陸處求退婚陸訝之寶與友皆
侃侃正論以綱常爲言又曰孝與義孰重卽令翁訟之於官予
亦死不敢就陸本粗鄙莫能強詞且憚士林諸君子祇喚原媒
責讓之竟還其原聘莫敢與爭此一舉也持論甚正人反以寶
爲賢而不知其計也寶志益得而屈指浹旬慮女有失因思先
往踐言然後歸告父母勸使委禽庶幾周匝遂復獨行以往幸
溪橋會在跋履無難乃甫至郵中卽遭杖者於道歡然握手延

之至家遽曰姪來甚懶吾意將有一事相浼寶叩之答曰老夫故燕吏也退休於此有年矣昨承帝命以幽薦之衆供職者每私出致爲民患特簡老夫前往統攝今將遠行而弱息斷不能隨正以爲憂子乃適逢其會忝在葭莩敬以付託妻之固可嫁之亦唯命老夫從此弗問矣姪卽携去幸勿固辭寶因驚且喜毅然受教杖者旋起入內促女束裝別離之慘達於外少頃携女郎出美目含餘淚對寶再拜曰妹今日惟兄是依矣色甚淒然杖者又曰宜織好從兄去欵限甚迫宅已轉售於人不可復留也遂指箱簏數十盡以贈寶器具書玩咸畀之立命起行不容再緩寶乃與女郎泣拜於膝下及出則肩輿數乘人百餘相候於外亦不解其何以立辨女郎携二婢各乘其一寶亦乘

一興爲引道杖者目送於門女郎痛哭失聲杖者慰之曰兒勿
自苦父雖官守羈身然欲相見萬里且無難况僅數千里者寶
更不解其語行李旣發勢難復停一時絡繹於道上鄰人皆翫
首以觀或歎曰令狐翁之富乃如此何居乎未之前聞也旣而
渡溪寶心自計曰驟携若人歸家父母將滋懼予亦蹈不告之
罪盍往姑處暫居使姑爲我設策疎無不濟遂麾輿從直抵姑
家姑適與夫閑坐談及寶之辭婚皆噴噴共贊其孝寶忽偕儻
人入裝束如仙且輜重無算舉止於庭乃駭然問其故寶始
具言其實姑忽驚曰是女吾姊所育耶然實出於狐非人也姑
之夫亟詢之姑曰妾有從姊未嫁而死其疾則爲狐所祟也病
已沉頓乃肯自言云當十五歲時卽有美丈夫來同寢處醉後

每見形質一狐耳今既懷孕將產死後勿卽殮恐狐來覓其子
閩家將不安睡終而歿父母如其教是夜大風雨家人有贍巨
者私覲之見狐來扶屍起坐壯如生人坐蓐者俄頃呱呱有聲
竟抱之去天復開霧視姊則血殷床席依然僵臥乃舉而殮之
於棺姊生十七年而卒今又十七稔矣以年歲計之是女尙二
九未足姑旣言群室中人皆駭異獨女郎聞其母死之慘泣不
能仰姑又熟覩其貌酷肖姊之儀容因握其腕同坐曰甥勿悲
予卽汝之姨氏也汝見予不猶之乎見母耶卽又笑曰予向以
家寶爲朴實今乃知其狡猾矣予曾親見陸女果去吾甥遠甚
無怪乎以彼易此也但以此爲詞父母國人皆爲所罔其計不
亦謫乎姑之夫亦大笑寶色甚慚姑命女郎與已處閨中而貯

其細翼於內室粗重者又另置之且語寶曰子爲汝成此美不然汝願木遂汝罪且莫逭矣因授以計寶乃大喜而奔抵家告父曰兒往觀姑姑念兒母綦甚不可不行父果遣妻視其妹既至姑令女郎出見言係隣家寄養者乃父遠宦不能携故以之見屬聘嫁亦皆在于也寶之母諦觀之實遠勝於陸女因孜孜注目弗移乘間請於姑欲求爲子婦姑佯笑曰若家小郎君二三其德不可令此女又抱棄捐之恨寶之母又固請且索女之年庚姑又笑曰不勞嫂慮子已合之矣不至有妨於賢夫婦也婚議遂諧其母亟歸悉以語寶之父父亦喜擇日卽納采於姑家不半月而親迎合卺之夕寶與女郎深感姑德姑與女父所贈外又復補其不足衣飾奩具雖貴家無以過之寶之父母

皆大悅寶至夜始以紅紗還女郎堅令束之女含羞解衣著之於胸猶寬然因低笑曰妾爲君渾消瘦矣寶乃知楚宮細腰非古人妄傳者愈覺得意歡好倍深三朝出見戚黨咸以爲玉人有雙殊不負擇婚之苛女郎自此克供婦職舅姑皆深喜唯時時思父夜寢卽能相晤贖其所欲暗中贈遺女郎遂無所憾間或爲寶言其數齡時父始自山中相携至此稍長教以女紅兼授以書督課如嚴師無少閒歇父自居此地不耕不織衣食裕如意閉門不與鄉黨通人但知其姓爲令狐而已今歲之春忽令妾日浣於溪畔婢子相從亦各任其游戲妾所云女伴者卽此非他人也每出卽予妾一紅簪囑曰有少年郎欲渡者汝須以此渡之遂授妾以口訣妾以是少通神術今在夢中相見輒

曰爲汝夫婦跋涉良不易然在我祇須一日功不甚勞苦因囑妾善事翁姑克相夫子郎竟充耳不聞耶智遂歎息其奇并悟橋之無定總皆狐翁之術焉初陸弁知寶另聘以爲邑中無出其女之右者所娶必非絕色及宜織歸寢於姨氏陸之族姓間有見者莫不心折以陸女實有弗如後寶所贈之日者稍稍漏言人始知寶之本意孝特其托辭寶之名遂以少減竟因於青衿不克躋達咸謂爲棄妻所致惟藉女郎之贍加以世家餘蓄迄今猶富甲一邑其姑至事定後時或語其兄嫂親族甫得女郎所自出閨中宛若相與嘲戲恒以靈狐呼之

外史氏曰浣紗西子千百年後竟不一見亦兩間恨事也不意柳於倉卒中遇之且其人之美艷既不少遜於夷光而一

室倡贊百年偕老勝於吳之爲沼齋之泛湖多多矣獨狐翁以術餌其婿柳生以智蔽其親冰清玉潤者曾如是乎微姑之高義好合雖可成人言良可畏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兩美之合又無非蒼蒼之意也夫

贊園老人曰武夷九曲使人歷盡方知初見之但有奇峯壁立耳似無可轉之境也何物文心竟與山靈爭勝吾於此又得其不可解之一

遺鉤

京師有遺卒高二者性嗜酒醉則仗一白梃行歌於巷以其端有鐵堅銳下曲狀如重喬之矛謂之曰鉤夜巡者恃以捕盜之具也一夕夜甚深高二又酣酌持鉤出過一家燈猶未燼諦觀

之則某人之室新婚未久也二心偶動屬耳於垣聞婦與夫語其聲甚低而狎昵之狀可想二不覺大動籌思無可與者遂悒悒而前旋見一人蠕蠕然行來甚寒緩追視之衣裝約略可辨婦人也竊意深夜獨行必非良家似猶可挑乃尾之徑入一巷有幕門甚低矮婦卽側身入二猶不敢肆屏息伺之俄聞羣兒嬉戲聲見婦皆依依孺慕似無壯夫心乃安窺有短垣因踰焉婦卽叱問伊誰二乃倚鉤於壁突入其室曰高二也婦驚詢曰以鉤來乎二笑曰鉤誠有之已植於牆下矣婦乃巧笑承迎若不峻拒惟曰稚子單未免擾攘請君與妾升此屋二欣然從之旣登果甚平田婦卽解衣先臥二撫其肌絕豐膩而近就之若抱甕若擁腫頗不可耐然在飢渴之殷者殊不計此也爲歎良

久憇憇索心而宿醒未醒遽擁之酣睡及寤似有人語曰此高
二哥之物也胡爲乎在此又有人怒曰此偷兒欲盜予之小犯
故以鉤致之豈高二哥而亦爲此旣而譁曰是果高二哥矣未
見其人反見其衣矣二乃大駭張目則旭日滿天已身臥於人
家圈上蓋豕豕之牢也俯而窺之有彘母大且百觔駢然假寐
於牆角已之鉤實在焉不覺大驚而身無寸縷羞澀不勝幸衣
猶在側取著之赧然而下初主人見其爲二且形狀如狂亦愕
然呼而與語其儕二人亦先在爭詰之二實內怍不能言惟語
主人曰是豕老矣不烹之將爲妖衆始悟其與豕爲好不禁大
笑二竟不顧其鉤忽遽而遁翌日主人果烹此豕二夢前婦欣
欣而來謂之曰賴君片言解脫今得轉輪爲人矣二驚覺始舉

以告人聞之者莫不捧腹也

外史氏曰孟野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穀二既以身
爲艾穀則婁豬不難定矣第恨主人當時誤從一言徑投之
鼎鑊不然子朝方來南子未老其所生又必有異矣惜哉

奇遇

余又聞之某公言西陲盜定後有軍將秩且四品部其衆往成
回疆兵弁百餘人臨溪配渡軍將與其目長約十數獨乘一舟
有回人年且耄爲之操櫂偶聞軍將鄉音忽操漢語諮詢曰公
等俱自華土來風景近復何似闖舟間而駭競詰之乃泫然曰
予雖居於此種類實異身本中州世族也少年入伍隨征殊方
一時偶失利遂陷於準噶爾部中渠役之如奴隸嶠雪吞蘿苟

延殘喘渠又售我於回部遂習其俗不能復變今又數十年竊幸皇威遠震復觀大邦人物不禁感而失言萬勿見過衆既悉其顛末不覺惻然有至泣下者軍將忽動念復以呈族叩之則姓氏鄉邦實與單將若合符節及自言其名軍將瞿然甚驚起立以詢曰若去鄉之日曾授室否則曰娶某氏琴瑟甚調又問抱子也未則四年週歲瓠梨未覓再諭以其子之名則言未及終軍將早歎然大慟膝行而前矣其人始愕然亦釋棹而跪堅不敢承同舟多有知者又鑿鑿言之更質以祖禰名諱無不昭合其人亦哭而失聲與軍將相抱而泣時已抵岸軍將白父乘其所操之舟出笥中衣冠更易之奉之同至戍所具牒於上官縵疎其實兼繳官誥贖父罪上官憐其情甚甘為遇亟爲具奏

奉旨宥而弗問兼聽還其鄰里軍將始命人送其父歸太夫
人猶在堂夫婦握手涕零則皆年逾七十矣

外史氏曰遷之奇者惱在倫紀之地益令人可泣可歌可哀
可喜一時而七情具焉誠莫知其所以然夫以天涯之遠而
棄天性之親其至樂乃出於至苦其至苦愈有其至樂異方
之伯道幸遇班衣失怙之木蘭徒刻香木蒼蒼者何巧耶不
然乘越同舟又何人迫之自言耶

繡鳥

德安莊士玉壽女紅暇輒爲細君輯履落梅數瓣妍麗如生有
竊聞其事者每笑謂京兆眉嫵猶非鍾情之至焉一夕就燭經
醫夜已過半乃置藥牋於牖上同寢黑甜翌日晨起求之弗得

遂疑偷兒攫取而室中都無所失因而駭然卽亦不甚介意及
晉與細君共話其異忽梁上一物疾如鳥隼撲面飛來亟視之
墮於榻上則所繡之鳥也附以片紙細楷簪花莊閱之則七言
一絕曰故拋象管弄銀鍼纖盡文房幾許心自是深情憐一瓣
詎知寸趾價千金語意似譏細君之足下而不知誰寶爲之者
莊亦付之一笑然心則竊竊然不滿於閨中之履矣細君固不
及覺惟以怪異爲懼明日遂托故歸寢久而不復務僕遷喬而
後退更亦有挾雨然莊不聽獨處一室輒祝曰寸趾者肯容人
一觀乎曾之數四併聞梁上笑曰赤足婢似亦可好妾用纖纖
者爲莊襪然早見繡履半彎繩梁而下尖瘦如初生之月束以
絞綃纏以錦帶度之不及三寸洵爲尤物且自下而上褶綺儼

然皆以薄縠愈足令人魂銷莊旣得其一班益思窺乎全豹又
視之旋聞嬌音哂曰措大亦渾不解事此正動人情處也奈何
務覩其全耶莊益哀懇轉瞬徑下則一二八麗人綠賛雙欹玉
容百媚信非人世所易有廻念其妻不曾棄矢矣因遙之坐微
叩由來麗人低鬟不答徐曰君只合與蘇東施捉足捧履耳又
烏知天上西子哉莊亦笑曰西子果肯枉屈亦願效圯上之故
事遂相與鼓掌欵洽許時麗人絕不羞澀徑投莊懷任其緩帶
解衣扶入衾底一時好合之樂有倍勝於伉儷之歡者事訖麗
人解所御之履以贈莊曰留此好樣倘值筆墨微暇可爲妾一
摻針黹也言已奮身而上倏不見莊玩其履則以五紋織成者
雖纖嫋如錐亦隣於敝屣矣莊會其意爲更製之且備極工巧

甫成而果至出以與之欣然有喜色是日歡好倍初天明易之
以去復囑曰妾爲君跋涉不易每來卽納履踵决君能時易以
新則朝夕可以相晤已莊諾之由是屏絕外務並日而營惟恐
其不逮旬日之間麗人之所得已不止五綺之多而卜宅之舉
益杳細君不能待乃旋歸見莊忽大驚曰別未匝月何形神之
困憊一至於此諱之堅不肯言細君撥諸床得隻履迥非故物
試之方枘圖鑿果不相入蓋卽麗人所遺者不禁勃然遂至脫
輜細君投此履於火且以死要莊始移居乃莊自此抱恙漸以
不起未半年而卒後邑人誤聞古頌有化狐疾馳而遁衆視其
中衣袴備具敝籠存屨數雙制度精妙好事者袖歸示人則皆
莊之手製也

外史氏曰代閨人製履韻事也而卒罹非常之禍者豈以巨履小履亦有利害之殊而織纖運距方在掌中渺渺幽魂旋歸冥下曾不如大脚阿婆屢爲之而無患耶東昏爲玉兒倣步步金蓮竟以之亡國况其下焉者乎人之沾沾於大小肥瘦之分者其亦莊生之續也已

輿中人

京師輪蹄絡繹行者多以輿故雖曲巷裏門皆有車轍馬跡而繡閣之姝畫屏之麗其出也香車寶馬固不外需下此者則非貨不能矣有某公子者性佻達尤好冶游遇色如集羣之蠅輒營營不去父死益無賴竊慮美人隔重帷嗤笑不能親炙乃與所交惡少謀變服爲人執鞭凡少艾之登車降輿纏腰弱體局

黛唇朱無不以目淫之而貌之妍媚粧之濃淡又不時津津齒
頰悅車者固不及知也丙子夏又乘人之車如市方將覓緣以
飽蠭目俄有一老嫗蹀躞而來口中且絮語曰地將廿里青蚨
祇百文誰肯載之往耶曾見公子之車卽呼曰賈與公子詢以
所之答曰八里莊去上新塚往返皆汝車祇載一小娘子盍行
乎公子笑曰個老嫗止叙家常值果何如耶嫗曰不虧汝整百
黃邊可肯一往公子少之嫗翫盛轉身色似重有憂者公子自
思小娘子必新寡未久者子雖閨人多究未能通笑語今遇此
弗可失也乃呼曰姥轉來車貨矣嫗始欣然引之往曲折數巷
方抵其家亦未辨爲何里竊之墻卑室淺嫡語喫喫不免時達
於外蓋不過二旬人也嫗入有頃以楮錠出又復施祫車內蹣

跚往來而珊瑚之步已至矣貌之容如桃綻膚似脂凝綺衣元
裳果一新嬌佳麗益嬌喜婦流盼謂媼曰好看家慎啓閑日哺
卽歸矣媼笑諾閨扉自入婦始登輿且謂公子曰若勿馳騁子
質在弱不任顛播也其音嬌脆如新鶯公子心益大動私計曰
如此子然諒非大家閨闥若之野刲之以力事當可成因卽轍
端小駕微叩之曰娘子所往者先人之邸墓乎答曰亡夫之塚
耳又問曰歿幾時矣答曰百日猶未周也語次漸以親狎口脂
之香咫尺飛越未出閨闥公子之情已鴻矣比及郊壘道路岐
出公子故熟識幽徑乃策駟就之婦在車中覩認良久駭曰誤
矣此非子往來之故道也公子笑曰若勿言此固捷且使者若
何由知之仍共語言漸涉邪婦亦不拒惟以微笑答之已而潛

索其手則以纖腕承迦戲牽其衣則以輕裾麗就公子之慾盛
娘正思騎間爲歡婦忽顰蹙自語曰可若何有頃又云公子詢
之婦笑曰此事不可令人知然而不得不告予忽遽出門未遑
如廁今小腹脹痛矣若視有僻地可停車公子喜適其願笑而
領之須臾至一林密葉周匝四無人跡遂叱控而止顧曰娘子
請自往予不能從也婦下車周圍審視曰地頗險惡予心惴惴
然若可偕往遠立似亦無妨因以橫波示意公子大悅徑從之
婦至茂樹下忽變聲譏公子曰汝視我猶爲可惜耶亟覩其面
則巨口翹牙目光如炬固一生夜叉也駭極而奔夜叉奮臂擊
之應手而仆猶是柔荑已不啻巨靈之掌夜叉搏之如匹離縛
之於樹叱之曰汝父一生宦達生汝不肖目不覩詩書惟瞞人

閨闥律應眇於是出腰間白刃剗其左眶烏珠隨手而出夜叉啖之如食蔗公子嘶鳴夜叉又叱之曰汝旣目染又復口汚律當啞但留舌爲人言宜去唇以代因割其吻公子益號夜叉再叱之曰汝有手文不能握管武不克張弓而甘心爲之僕御辱已甚矣律合去其一看若龍揚鞭得意耶乃斷其右腕公子之袖盡殷夜叉乃鼓掌笑曰閨人之恥子今爲之一洒矣言已復化爲美婦歛衽而拜曰累君相載媿無以酬但歸途迢遞孱弱難行車馬可憐假也徑出林升輿控縱而去莫知其所往公子痛深創鉅號救無人始自悔所爲之謬既而剝膚日烈榜復雷鳴愈知自艾幸有行客數人至疾聲呼之衆至其前咸驚怪公子緬述顛末靡不駭然乃解其綢束送之歸公子自是以疾廢

然而狂態盡歛醇謹老誠非復向之輕薄子矣後二年又行遇一婦彷彿共載者而未敢復視也聞婦遙語之曰我興中人也君能改行從善禱亦增長已公子大驚視之竟茫無所見外史氏曰狂且之惡 王法所不能禁非不禁也私覬之辱身受者且不能知又烏可繩以 國家之典哉幸活普躉現生夜叉之身剗之割之卒能使之迴心嚮善不終於蕩檢踰閑真具大慈悲者矣興中人乎閩中人咸當繡像以祀之

龍眉叟

閩臬陳公治績素著有幕下生曰盧某實左右之公亦敬禮弗衰時時與同寢食盧年未三旬斷獄精嚴令人無從置喙公之僚屬罔不誠服盧遂傲睨一世適邵武來一異人龍姓芝名字

周叟壽登七秩而少好如弱冠挾有異術能與鬼神言悉生人
去來事某太守薦之於公遂驛送來嘗其言如響公甚尊信之
亦致之幕中寵旣入署得與盧遇輒敷數目之色若愀然公疑
焉然以盧素倨慢待寵無加禮故如此亦不甚介意一夕與寵
夜坐聞鬼聲甚慘似在左近公與侍者皆聞因駭然以詢寵寵
笑曰此盧生之夙孽耳於公固無害也公叩之初不肯諳之
再三乃曰公憶蒲葵扇之已事乎公愕然曰頗憶之而非予任
內事也寵曰公雖未逮盧生實司其事渠以片言致戕二命昨
閻摩旣已發勘禍將作矣公詢其期答以三日公遂默然不樂
然猶將信將疑也侍人有善盧者聞而驚轉以相告時盧正因
惡醫紳思弗盡聞之益更林惕遂治具邀寵敬求良策寵已覺

侍者漏晉堅辭不赴盧乃移博過龐儀節謙恭笑語欵洽迴非
向之倨侮者龐亦竊笑不置酒酣盧以晉挑之曰君居閭地亦
知蒲葵扇一獄誰實斷之乎龐佯笑曰此前司某公事耳君言
及之當必有故盧因慨然曰子時已司刀筆就事論情推見至
隸乃人或以爲口實心殊不解龐聞此晉遂變色而作曰君至
今日尙猶以爲精當耶二屈籲冤九閩震怒君之危若朝露顧
乃詬詬如此哉盧大怖離席而伏一時侍者皆驚愕蓋閩中素
矜男色詩禮之家生子而美其防閑尤甚於閩人某縣一巨紳
生子女各一皆有殊色紳故崇尙名教閑之維則男女既及冠
笄尙猶中門未出家之僮僕并未少識烏衣而紅顏者更無論
已一日紳他出見僕執蒲葵小扇乘涼於門側紳亦漠不關心

閱數日過女閨中案頭適有此物取視之上題五言絕墨跡猶
新而詩鄙俚可笑紳心猶未甚疑及詰其女則曰弟適携來云
係某僕者不知何人所書讀之令人噴飯父亦曾見之耶紳徵
領之而疑乃顧起時內外隔簷僕之物無因而至致以爲訝然
思僕之婦服役門中物或有所自來遂不復根究乃父出而子
入姊弟又以爲笑柄評隱許時女因語弟使更之弟初不欲既
而念少年章甫忽等巾幘女流亦深閑而不得出不覺抑鬱乃
以清水滌其墨取筆大書一絕曰雄飛原志離伏固無妨倘
借春風力飄颻出畫堂吟成姊弟又笑語良久而懼爲父見遂
并是扇藏於中卽紳亦不甚記憶矣明年紳將有遠行以門客
某綜理外事卽館於家其素所親暱者也時值溽暑蚊聚成雷

客索一物爲驅逐乞之於內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卽以付之亦頓忘扇頑所書矣客揮篋竟夜晨起僕驚見之詳爲已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嘗未冠時實以色寵於宦故今猶以家寄託是日見僕鍔愕取扇觀之不覺大慙遂疑紳子爲嘲己思以報復及紳歸故以扇置其前且言公子所贈者紳本有疑於是見之大悲客又嘗公子每夜出未知焉往忝在腹心不得不告紳益怒入內呼其子將轎轤撲幸女銳身自任極力辯白書扇有時與扇有據宵行又莫湏有之誠紳乃釋然反下令逐客客遂無顏鼠竄而去又踰年紳爲其子締姻於某宦旣納采矣客知之因銜舊怨携扇造宦鑿鑿寺之宦又迂腐異常者乃以乞書爲名向婿丐字數行紳不知命子與之宦比觀字迹

脣合竟遭媒妁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訟然在主斯
獄者猶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潘梟亦命爲之調停
而盧適入幕見之卽笑曰此地素有此風已不可長況紳家而
亦爲之耶因命取扇入署草書一行於上曰旣甘雌伏何必雄
飛其人之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但存宦體仰卽斷離云
云紳得此慙赧無地歸卽痛撻其子逼使成招子竟無以明刎
脰而死女惄曰子實使弟爲之今若此是子殺之也遂亦投繯
紳救之弗及氣忿成疾竟以病廢而人猶喧傳其醜罕有識其
寃者是獄已隔數年盧忽夢已持蒲葵扇將有所書身側一女
鬼頃擁素帛哀哀而哭及寤寸心驚悸又聞人言故折節於龐
以冀倅免龐旣責之更力辭曰此獄旣已定案亦如君之鐵筆

不能動搖但因造晉之客時近大貴之人鬼不得前故君亦少延殘喘今渠已南下覆舟於江命無可逃豈君尙能獨緩乎言已太息盧又流涕以請兼以母老爲言寵不覺惻然曰祇餘一錢君自爲之乃屏去左右耳語曰某客爲鬼所迫因投於相國門下乞爲親隨朝夕侍側故得苟免至今刻聞閻君將轉世人世地府缺員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案君能得我公卵翼同宿數宵或藉以免亦未可料此僕洩天地之秘深有罪愆明晨亦將他適矣盧聞此語深信弗疑及陳公退食卽號泣乞救公詰之乃具以告公以諮詢對曰以公之福德不難庇覆此一人濟與弗濟請從之公乃慨允命人移臥具於盧室與之對奕直至夜分始寢果無一事卽鬼聲亦不復聞達旦而起堵頭砌畔儼

有繩索痕侍者皆以爲異及公出寵卽承廬將辭歸邵武公留之堅不受命不得已而餞之衛齋臨別寵語盧曰膳此兩夕君亦切勿自悞盧敬諾寵遂過發乃公至次夕手談旣倦因與盧坐語夜半將眠侍者亦多偷安俄聞簾鈎微動公固有戒心亟視之則黑氣二團恍若淡霧森森然直衝臥內豎人毛髮視盧已木坐如痴公駭焉厲聲呵逐其氣頓斂彷彿如人侍者皆見之則一男一女年約十六七分跪於公之座側公未及詢女卽稟白曰蒲葵扇一案公亦當洞鑒其冤今盧某已罪無可逭請公出此戶勿庇凶人反使震公左右公時已氣餒強詰其名則某紳之子女者是公乃徐曰亡之其命矣夫遂起而趨出盧雖迷惘猶思挽留公以更衣辭之亟返內署少頃使人覩之則報

曰盧先生已長逝矣公益震懼不敢復履其室惟命紀綱以衣
衾斂之已而詢其死狀則長跪中庭宛如向人乞命者且口鼻
有血痕及歿而膝猶未伸筋骸拘攣遂拳曲而納於櫬馳書浙
右召其眷屬厚賙之令載以歸然在公已如失左手矣幸卽
報陞方伯倉卒離任復遭願於途公知其異挽之晤言因詢盧
之所在並兩夕顚異之由頗加怨悵麗正色曰初某以公之德
政綽有可觀故以節鉞卜之謂不妨庇茲小醜詎意庭訓弗嚴
盧歿之日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金諭一良婦永沉囹圄上帝
因減公之祿籍以父子至親故也以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且
冒瀆而不顧徵公知幾亦將抱恙非某誤公實公之自誤耳今
盧已遍歷冥罰轉輪人世不再如向之得意已語竟辭去公甚

憮然時公之冢子已莅任某州因走併以書詢之堅諱曰無公因此鬱鬱弗快無何以公務降補鹽道未任而卒

外史氏曰甚哉福必以德而後能神歛鬼伏也陳公爲子減祿鬼卽相偶而來德者福之基可不務乎至蒲葵一扇雖可招風苟非盧專主其事亦未必無由昭雪任性失出尙當顯懼陽刑僅受冥罰猶爲僥倖惟閻君亦轉生人世當授何職殊屬不經每欲起眉叟而問之又慮九天十天莫定所居亦徒懷索解之意而已

詩歎

濟南湯敬一素業詩所作有杜陵風致一時苦吟之士皆慕其名每獲佳篇如逢拱璧汶上李子藏其稿百餘首非契友罕得

一觀然李之所爲不第絕不似杜抑且絕不似湯醫語盲詞讀者欲峴而李輒大言曰湯以杜爲師予以湯爲師古今詩學之傳祇此一綫區區元白直將奴隸視之矣同袍者無不癲笑一日誦湯吟草方且狂呼聞有人笑曰湯居杜下子實高出杜上何爲擊節如此李大喜視之見一物挺立於前巨角翻牙高過屋梁形狀醜惡駭極欲仆強叱之物忽不見乃由是李益自負舍湯與杜別成一家言且大書於門曰予美若生應下拜敬一雖在敢齊驅見者益嗤其狂妄忽於深夜有二八少女欵李之齋李啓戶諦觀貌絕妖冶而態更駭蕩不羣私心愛慕延之入叩所自來答曰兒家居浣花溪畔與草堂爲隣昨自蜀中流寓山左生平酷嗜杜詩欲得彷彿者而事之間君子又高出杜上

倘賜一律願侍終身書已歟袍而拜李愈大悅遽請命題女袖出紅巾色甚嬌艷隨鋪於几上曰以此代楮卽景可賦也李不自揣信筆塗鴉甫一起女卽顰蹙連喚奈何次句復然竟不俟其終篇攬巾入袖曰壞兒家羅帕矣此等劣句祇宜以廁中敗紙書之所謂翹然杜上者竟如此耶李大慙心雖忿忿然因愛不暇爲嗔反笑而謝過女意似流連徐曰君欲學步篇章盍與妾共處三伍夕或可成詩否則遺矢地上大且置之矣李愈抱媿而幸其下榻遂無一辱惟促之解衣兩相歡好及寢李忽頗憶前事因舉鬼物所贊者聊以解嘲女乃戲握其具曰君不知耶渠言高出肚上者殆卽此耳李亦大悟不覺失笑女雖鄙李之才而情意浹洽備極纏綿因囑曰君無詩腸但有妾在杜老

誠不能及溫李尙不足道也萬勿輕洩洩則不祥李亦姑領之
晨起旋失女之所在李猶似信復疑及有所觸將欲揮毫恍惚
中如女在側吟成則句新語雋非復吳下阿蒙自視亦覺剖目
又出以示人咸驚曰子今者雖仍杜下已儼然居夫湯上矣李
乃知女晉非罔自此與女寢處幾無虛夕後值同人高會湯適
遠來亦與席主人比一軸求衆題咏展視之則美人春睡圖也
湯乃遜李李亦固辭衆譏令各賦一章先成者書之李竟一揮
而就曰遮莫春愁重終日有醒時却因香夢遠故向畫圖欹百
鶴鶯難喚三眠柳不移但憎舒又卷睡損海棠枝稿甫脫衆皆
撫掌湯遂爲之閣筆旣題復飲湯故有心乃以晉桃之曰君才
敏捷夙所服膺第不能工穩如是今日之事僕竊有疑惟君其

教之李時已半酣乃笑曰君亦故爲撾謙豈落置孤驚遂足轂
子章之管哉雖然僕以前所爲亦殊夢夢近百奇遇始覺揮洒
自如因述女之蹤跡且極其詳衆咸駭異座中一達者忽愀然
曰君之禍不旋踵矣此女必詩妖也夜攜君之精氣晝復炫君
之靈明英華盡洩津液將枯冀享中壽猶難矧夫長年厚福哉
李乃大恐敬求良策達者與衆皆曰遠之自可以免李爲首肯
歸卽移臥具於內不敢復宿簾齋蓋不入闥中者已三月矣細
君大悅剪燭晤言女忽現形而來吽吽然戟指而數之曰妾何
負於君而洩吾事於廣衆使迂儒目妾爲妖妾誠妖詩人疇不
賴予竟相與鄙薄如此耶語次面目頓更李視之則故巨角剗
牙形狀醜惡卽謂已高出杜上之性也大駭與妻俱仆家人力

救之有頃始蘇猶嘔血數升病極危殆延醫投以參苓半載始
愈然有時一觴一詠又依然向之覆瓿物矣李遂抱憤終身絕
口不言一杜字

外史氏曰東施效顰竟掩西子非筆下有神腕底有鬼將必
不能如是但女以才色惑人庸免斥之爲妖不然得一日之
名烏用享期顧之壽達者具曠世之識當不以危言相聳動
變鬼

黔楚故多妖術其事皆肇於苗以人化虎以木易足變幻不可
名狀故明天啓年間荆南有無賴子十餘輩一苗人爲師其術
則曰變鬼奇詭異常毒流閨闥初小試於某縣幸黃岡李如龍
道士識其蹤跡白之官擒而治之遂未至於大肆及究其變鬼

之法則風聲鶴唳人實自驚初非見之匪事也某縣有富家居
近城市有壯男三人皆已授室乃翁早喪其偶惟携二少妾別
居一院奴僕之健者十數人素矜拳勇廁盜猶望風思遁一日
值翁誕辰子媳皆稱觴介壽苗人因乘其夜宴啓閉微疎乃聚
其類擇四人各授以符與已皆變鬼以往及抵翁家夜將三鼓
時深秋天氣暴寒頗不可耐翁與子陪待賀客倦而思眠遂各
歸寢室鬼亦分袂尾之始則簾幕作響繼乃嗚咽發聲闔門已
戰戰膽竊翁膽獨巨猶大言語其妾曰鬼陰質也當畏火光可
明燭以待之我輩三人爲衆陽氣盛熾復何所畏其論若甚侃
侃乃聞長嘯者相隔而來白髮早皴皴自動如風際之竹矣鬼
亦不禁竊笑及鬼入戶形果駭人其一斬衣涼冠面無血色其

一燭珠雙旁體無寸絲燈下視之翁與妾俱已倒地鬼乃恣其所爲天明始吼叫而去翁少甦燭猶未燼周覽室內箱簏盡開始悟鬼而實盜初未虞及其妾也迨觀榻上兩美裸然翁猶白身偃臥疑而詰之則泣曰始以爲鬼妾等遂昏然比蘇寢二少年褫子衣而相觸其辱不可勝言直至數度方起榻妾輩遂狼藉不堪矣翁因媿忿不已亟扶杖往呼其長子慮婦未起自牖召之聞其家婦嬌泣曰子今者復可爲人耶翁心大疑呼之益亟子甫啓戶以出則面目黧黑如漆炭恍卽深夜所見者翁幾欲奔強詢之則有蓬首厲鬼直履其闕子甚怖適有無火之灶因埋首其間理亂固不知也翁遂不詰其詳惟歎曰壯夫如此固無怪乎老夫矣又往視其仲子婦已着縷而起延翁入涕泗

而言亦有一鬼血污周身突入其室婦驚仆及寤則床頭有鬼
身上無衣因哭訴不願復生翁撫慰之及詢其子則指曰在榻
下翁喚之至屢始匍匐而前許時甫見其面蓋已垢汚深瀆無
復人狀矣翁益太息而去比出見其季子裸裎狂走而來忿然
曰空畜多人鬼來卽瑟縮不起脫使遇盜何如乎翁壯其言亟
叩之對曰鬼至時兒與婦已就寢聞其聲甚可怖乃以衾冒首
而臥不敢出息詎意鬼竟弗容以爪捽香衾兒一覩其面鬼髮
赤眉幽冥劣相乃恐懼避席不及着衣而奔迫出寢戶頓思人
衆可援往呼僕輩輒皆托醉弗醒間有寤者聞兒言反各歎歎
乞命儼若親見鬼形兒不得已徘徊於外幸而顧忘其寒將曙
見前鬼肩荷巨囊纍纍然不知何物徐徐而行兒亦莫敢究酷

故急奔來告兄不圖先已遇父也翁因嘆曰孺子少有志汝婦今竟何如答曰兒出時婦故無恙翁曰亟往視之鬼殆竊婦而逃矣其子趨而入閨果失其婦乃大號翁外倉皇命僕物色之至午始得於郭外盛以麻袋氣息將絕負之歸嚮晦始活則見喜其少女自榻而貯之於囊何之去將以永好苗人懼洩其事叱令棄之故得以珠還合浦焉翁心恥其事反重賚臧獲使無漏言僅以盜刦首諸官及兒事洩歷供前案凡擢取數家皆驚之使避以快其牴牾之私惟翁家畏兒殊甚且室多麗質故不免於包羞案定人遂喧傳翁病之命子各出其婦又皆不從乃徙於鄉未及十餘稔而獻忠之亂作粉黛從軍爲禍尤酷變兒者或其兆之先見乎

外史氏曰人而鬼乃其常也鬼而實人則其變矣夫以如是之鬼見之者固應動色至於摻囊篋辱閨人則雖孽惡當前讐能堪此忍不起而與之爭乎乃一老無論三子皆壯夫何竟伈伈俛俛低首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耶迨夫受侮不少子且遷怒於僕父且命逐其婦亦徒貽笑柄耳抑何補哉抑何補哉

續念秧

聊齋言念秧之事隱括其奸旣已如犀照怪迄今行旅所傳又有數事亦足寒跋涉者心因擇其尤奇者用以當禹鼎之一足俾客子知所趨避欲窺全豹猶未也浙東某方伯以引年致仕時已簪紳濟濟諸公子皆宦於京惟一幼者留奉晨昏已弱冠

有餘矣方伯以功名爲重遣之赴都與其諸兄謀將以求仕瀕行予以千金僅資路費以京中所需自足猶慮其少未更事囑之曰途次念秧者頗多汝此行不淫不賭不多事可以無患切宜慎之公子謹受教紀綱數人載以巨艦非如一介之士從以老僕乘以疋馬可以垂鉤而釣者也行及漢口乘舟而輿又已數十程公子旣恪守家訓繁費無多而公又掛冠未久門生故吏幾逼中途其飽猪肝而贈縞帶者不一而足卽從者亦益潤行色於是慢藏之戒倍嚴將抵京已使人先往馳報公子與其僕駕輕車跨駿騎帽重絡繹馳驅於畿南道中雖非朝發夕至亦旣信宿匪遙心皆漸放是夕宿於安肅小邑也僕夫卸裝公子散步於旅邸因與郵亭主人間詰道里之遠近約數日可達

主人未及對旁一人華服鮮衣貌頗修偉代答曰明夕宿涿州
二日可抵都門貴客接程前進道亦不遠矣公子以首領之徵
詰其姓曰田某審其音亦浙公子頗動鄉情方將細詢適僕來
請盥濯遂入室及昏田忽以盛饌入浼僕稟白言係公子長兄
現今在某部斥革之吏以故閑居在此倘公子肯爲緩颊仍復
厥役則不啻再造之恩因敬以盤飧上獻公子頗疑召入問之
鑿鑿敘述則其事甚細其情可原及詰其何以出京又對曰吏
之兄實亦小吏現掌案卷於縣故來依之公子又私以詢僕則
逆旅內外人多識之因亦坦然不疑三辭而後受之更加慰勞
許爲排解田色似甚喜頤首至地感激不勝公子遂獨酌於旅
舍田與羣僕呼盧浮白亦樂而未央酒將半又有客至人騎喧

嘶遙間公子宿處主人導以入其一人鬚髯如戟冠服不類齊
民其一則形軀短少年僅成童美好如處女公子私心計曰念
秧者至矣強起詢之鬚者操浙音笑曰弟與兄同一桑梓君竟
不識耶某太常爲子季父現任都中與諸大兄盃酒盤桓弟不
才亦常叨陪侍至於浙中故鄉先人之敝廬與尊府相距祇一
衣帶水耳弟雖未獲識荆昨聞大兄曾知已北上不意果得相
遭實出三生之幸公子聞其言仍涉疑忌而依稀記憶故里若
有其人因叩其官位并詢以所之則曰弟一武夫叨登鄉榜因
丁艱未經部選客歲服闋入京守候至今始准保府試用宦途
可謂蹭蹬然籍此遇兄頗覺大快人意語甚洽比公子因恍然
曰君非武孝廉某耶景慕久矣竟與之歡然講禮無所疑蓋公

子邑中有武科居雖窶遠曾耳其名卽太常之猶子也所言昭
合方深信之且揖以入席某笑曰易云不速之客殆弟之謂矣
徑就坐公子又詰少年伊誰某耳語曰此京中一妙齡旦也弟
以數百金致之故不使離左右兄前放贍願賜一座何如公子
不拂其意果命侍坐少年亦不謝岸然卽席公子頗怪之旣而
睨其貌較敷粉而增光視塗脂而益潔俛仰嬌羞宛一閨中弱
質公子遂信其爲優未幾某之廝鬟亦入具白旅中人滿無地
可容謀將他徙某對公子笑曰弟自北來適遭兄之前驅知今
夕當宿此地故根尋而至冀得一席之地可以少領清談今竟
不能殊覺悵悵言訖作別欲行公子不禁動念竊計同鄉又登
仕版旣承物色之殷更荷流連之雅一時遂頓忘遠慮慨然

弟不圖兄至先占枝頭致兄無地下榻殊爲負罪然不以襲尊
爲嫌第一人正苦寂寞何不共居此室抵足談心耶某大喜謝
曰暮夜良難轉移但弟武人鹵莽或不便於兄反取罪戾旣蒙
盛誼挽留弟亦不敢自外謹受命卽呼從人將衣裝盡卸室內
竟不復置公子瞞其豪華迥殊寒素與已亦不甚相懸愈無所
猜忌乃洗穢更酌又有頃田入行酒公子之侍從踵至公子命
歎某之僕某又起謝忽見田駭曰二兄何得在此公子詰其相
識之由則某之母黨遠族也公子推某之愛亦令與席田三辭
始敢隅坐某與之間叙家事刺刺不休公子得注視少年竟不
復憶庭訓少年又時時流盼倍覺銷魂四目交矚漸有不可解
之勢知已上餌故飛一觴來曰兄須盡此爵是兒有絕技尙未

及一售也公子竟滿引之某以箸代板命少年清謳初猶覩覩
辭以喉啞強之而後歌乃一發聲梁塵競斂欲動於是四人豪
飲均已酩酊邑城早漏下三鼓因乃辭出公子與某皆命僕佈
衾各據一榻少年果隨某同臥儼然伉儷公子因竊笑之及寢
某忽發惡欲嘔做諸醉態故攬清眠公子本不慣此加以宿酒
在胸遂不能寐遙聞微聲清越喚采奪雉公子知僕輩共博亦
屬長途恒事漠不關心而伺波二人則已共入睡鄉矣公子轉
側亦漸朦朧聞某又欠伸彷彿病酒不能卽安者少頃遂以呢
語喚少年少年弗應又許時方覺微間之某低曰轉背向予奈
何帶亦弗緩旋聞少年曰臥榻有人何又做此態某笑曰渠被
酒甚深此時早應熟寐何能知若乃故爲阻我少年遂不言須

曳榻上卽憇宰作響枕席亦有聲鼻之呼吸口之嘔啞皆不止
約略閻公子之情大動惟恨不舍彼而就此無何齁聲聒耳某
似熟眠且聞少年笑曰悞人黑甜旋又醉夢爲歡幾何公子頗
思招之忽憶父命遂復強忍鈴柝已四敲因假寐思睡俄而耳
畔有人小語曰君盍少寤敬來答垂盼之情語未及竟身已入
衾公子覺膚香襲人若薰蘭麝及撫其下體則又如脂如韋溫
膀堆綿值火燄襖廁之時寃復有舟返剡溪之事未及片言山
僧早叩門而入矣少年又亟活潑百倍閻公子初嘗試之能
不神魂顛倒哉事已共枕交吻少年始言曰僕以一時狂瞽誤
從此赴赴者使酒尚氣殊不留人面皮兼之武勇可憚倘違避
之敵朴不遠矣竊得如君輩儒雅使人乍領而已爲之醉心公

子已有意於此乃以言挑之曰某兄亦甚愛吾子何遂不滿如是少年又曰若人清醒亦極能溫存無如性耽麪蘖醉後益豪雖當僕役之前亦強人爲此醜態君知我輩豈遂無恥至是卽如今夕與君共室何可復生慾心致以猥亵悉入君耳卽此可見一斑公子因笑曰胡不舍之而相贈遠出于子亦自有所樂者少年乃低訴曰渠止二百金爲子償債遂誘予相伴至任再酬十鎰予年幼誤信之於今甚悔於心然亦無可如何矣宵來晤君不勝仰企故敢竊以豚餋君倘留意付渠原金僕自從君返京朝夕侍從我輩中尤有妙者則汲引同來不難盡入彀中豈止僕之一術哉公子見其滑稽益更適意徑許之少年亦不復起竟任公子擁背高眠不覺東方之已白詰朝公子猶寢忽聞

某詬諱聲及醒少年已爲掉去將飽老拳公子心實惻然乃著衣下榻赧顏而排解之某益愁忿兼詈公子曰以若文人華胄且係鄉誼倍致慇懃何倚勢奪人所愛耶斯事無足涉訟予祇撲殺此獠公子實內怍某卽奮臂毒毆少年號救勢甚洶洶郵亭主及兩家臧獲皆排闥直入正難解紛田忽自外來遽止某曰弟母躁率公子實于恩主有言宜緩商遂力勸某出某猶作色田乃抱臂同去旋復公子曰渠實不甘可若何少年又涕泗橫流不願從某田因爲之居間勸公子出金相易公子亦心肯田與某言初猶不許及言之再三始允從但索少年衣履并飲食鞍馬之需公子亦斬之直至日中甫能定議以二百四十金付某某猶恨恨不絕口方將束裝啓行倏又聞鬪聲興且倍前

公子怪而出視郵亭主人早顛躡奔入爲公子言貴介與某弁之僕博負伊二百金償未及半因而忿爭迄今猶置於市上僕廻卒見之功令森嚴予將不能業此矣惟公子憐之公子亟呼僕訶叱之果有一僕負重不能償而衆僕怒某又不肯代還以致相毆及公子垂詢皆無言而索逋者益急公子素慈祥憫下又出百數命主人代償之某與其僕始湯鑊而去公子雖失數百金然得少年甚愜所願故亦不以爲憾僕又因耗其主贊更無敢面諍而腹誹乃就道田亦策蹇相送公子固辭不獲姑聽其行至某鎮日色將晡始治餐田又以盛餽入公子深感其意與少年對食於室中田與僕皆在外也忽有數人徘徊庭際皆青衣狀類應捕嘈雜細語良久始出旋見田奔走張皇入室卽

言曰敝親誠不肖又負累公子矣因指少年曰是兒非卽某王府中之且也受王身值若干俱已浪費故從敝親遠行王怒仰京畿追捕急如星火僕誤勸公子納之今被京差窺見以公子爲逋逃主將逮去見王公子宜速爲計言未已訥訥者盡入已至廡下公子聞王大怖神色盡失已又出與衆語安慰之已有二人率少年出室加以肘鎖如重囚公子益懼呼田與謀思所以免禍田有難色曰此曹眼孔大區區者何能濟事姑試之出果遭捕人揮斥且掌其頰田不敢言公子又浼之田往復至三捕人始有允意然索重賂金且論千公子雖震恐力實不能田又爲之關說訥盡叱辱讓至八百方肯公子所携之數半耗於舟車前事旣已告罄因以餽贓爲苞苴不數者更賣其衣物

囊橐半空甫能如數捕人猶爭執不已田懲之乃摵少年北行
在公子則已人琴俱往矣鬱鬱不快而天已薄暝卽宿於此地
翌日啓程田早不辭而去公子惑焉視僕之行裝俱若輕減亟
叩其故多不敢置對惟一僕答曰前夕與某之僕博獨田所負
不貲及田寢吾儕始落下風夜間宿此因共計取償於田以報
公子不意局勢忽翻田竟大獲約資數百金又不敢聞之公子
遂各漏其裝畀之令去渠實飽載而歸公子幸無責公子聞此
慄然有聞曰噫予知之矣此眞忘秋者也乃不復怒翻戒其僕
曰子奉大人訓不能恪遵致爲宵小所愚今我輩實犯淫賭倘
大人知之罪亦莫逭可慎言子苟騰達此數亦無難立致從者
皆喜徐請曰倘諸公子垂詢將何以應公子曰託於盜劫猶較

愈僕皆敬諾抵都其諸兄已命价相俟疑之曰約於某日可至
何懦滯若此公子不言而先行之僕又訝其齋席頓改昔觀後
至者卽僞以遇盜相告衆咸驚歎公子至寓見其諸兄亦以被
劫爲言諸兄欲窮治之則又沮止曰吾兄位皆清秩捕者烏肯
盡心且所失無多奚必爲是介介諸兄納其言反矜其量而不
知其別具隱衷也公子遂沈心寂處而使同病之僕密爲諮詢
其大兄署內並無田姓之吏某太常之猶子現居京邸未聞授
職諸王府班中又無少年其人知其皆妄益不敢宣播卽僕亦
無有洩者居二年以助餉授晉州倅始出京再過其地傳舍
已更三主前事不問可知乃歎息而去忘秧之讒謠如是宜乎
黜其雲霧者不僅若聊齋所云也

外史氏曰以藩宣之子買笑千金曾無所大損獨羣小爲此區區費盡心力殊無異於拔牛一毛不禁令人失笑雖然汲水西江挹流行潦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稱此而求谿壑可滿苟如公子固無傷稍遜公子即可慮吾因特著其奸而以戒夫世之行邇者

生生袋

京都一婦以癆瘵病入陰司見一山堆積小兒外腎不會恒河沙數旁有老嫗百餘人踞地紡線而不知所用婦問之一嫗答曰此名生生袋凡轉輪者皆於此領取故如山而不厭其多吾曹家貧苦無衣冥王憫之俾得在此縫紉每枚三錢藉以資生其中壽夭彌殤則以單綫雙綫別之汝歸驗之小兒即可知也

晉已婦猶有所間忽一人飛馬而過見婦卽叱曰汝不應死盍去諸捉其領若捉鷄難營壓而蘇其病若失因舉以告人始悟世俗所傳嬰兒腎囊有緝邊鎖邊之異証之婦言似猶可信

外史氏曰人多以呵脬爲活鬼又以縫腎資生生一袋直令人間地下無不營營於是矣第不識此等老嫗亦有更代與否不然所縫者不啻恒河沙其錢又可數計耶惜此婦未及問之

窺井

京西易州有古刹曰興國元所建也三世尊皆梵像高約二丈以故殿宇崇峻屹廢後無力能修然當每歲重陽邑之人士猶於節前十日瓣香奉佛陳百貨焉一日盛夏有老嫗數人與寺

僧乘涼殿上忽聞人呼聲四顧都無所見駭極欲奔其呼倍急
一人贈微巨仰觀焉則天花之版本皆外方而內圓一處脫落
如井有人俯首其間且呼曰渴病難醫井中大哥盍子我一勺
水以濟殘喘衆又大駭而視其面貌似曾相識蓋左近佃人某
也於是共計首諸官令人重梯攀援良久始上破殿瓦以入取
其人出則已形狀如呆官命靜攝一晝夜始取訊之供言某日
入寺中遇美婦人延至樓上其居絕華美飼以肥甘與同寢處
每出必誠曰院中有井慎勿窺窺則有禍昨因渴試一窺之乃
見人而不見水是以呼而不知何以竟在殿上也官知爲狐所
惑召保逐出至今郡人猶傳述爲異

外史氏曰古云坐井觀天此人竟窺井知地矣夫以如是之

狐其伎倆正自有限然使鄉人得此奚啻剝阮天台乃因文園之渴仍爲眢井之蛙良亦人生一可恨事

巨蠍

蘭郡一石橋傳言下有毒物行旅相戒莫敢休息一日有販生椒者驅二蹇衛駄椒遠來時正清和月杪苦熱小憩於橋梁卸其椒籠置諸石欄驥亦散茲於草際初不知其有毒也披襟偃息倦極熟眠夢中似有風聲又窸窣作響疑有人機其椒而猝不能醒良久始寤起視之椒故依然有巨物懸於欄側狀如琵琶灰青色乃一蠍也大駭欲奔旣而見其不動近之詰觀則已爲椒麻斃矣其人異之歸剖其椒以一驥載蠍而行首尾皆拂地焉

外史氏曰傳稱椒房謂甚能辟除惡物然惟皇后居之豈他人獨無所畏耶惟是椒之爲物其氣甚烈蠟巨如此當之輒斃况小於是蠟者乎審是則善衍盈綏善衍盈升眞爲居家不可少者矣

隨園老人曰此一段簡潔可喜

梅異

吳楚爲靈秀之區人文蔚起而掃眉才子亦叢生其間亦山川之氣所鍾也吳郡一廣文林姓失其名無錫人家本儒素學亦迂竦青衿三十載以校貢補授斯職時已耆艾之際矣內人名嫵吳氏女少從臨涇惲太母受學詩成謝梨文紹班香一時閨秀罕出其右者曾咏送春一絕曰預煩小玉爲留春倦倚飛花

餓故人此去莫教鶯語老再來好嘲柳條新其風韻可見一班
父亦邑庠因林補官有日適虛中饋求婚於吳父以其將宦竟
許之花燭之夕婦尚標梅不足夫早知命有餘從任數稔署冷
官閒而林又庸腐異常制藝而外無所解倡體絕少益覺無聊
幸姑蘇諸名媛耳其名者咸備珠繡之儀前往執贊而明倫堂
後又增一班玉筍吳之心始少慰林以官守無多亦聽其酬酢
不之禁癸未仲春林已年邁耳順因年老癟病乞休上官亦無
留之者擇吉遂行諸女伴聞之情不能捨舉携酒餉之江皋是
日也香艷隘岸彩繩盈堤珠翠迷離桂闌四射較之二疏解組
時反以妍艷勝之林亦與有榮施矣離樽甫罄袒帳未收正爾
握手言別吳忽昏絕倒地衆大驚圍繞呼號竟莫能醒舟遂因

之不發乃吳方與衆申齧俄見一老嫗蹒跚僂僂自篷底而來貌甚醜惡突前以氣相噓其寒如盛暑之風吳遂莫知人事迷惘中躊躇在目且把其袂曰羈人無懼我奉諸姊命相屈一叙耳豈更以鹵莽相禍哉曾已曳之使行其力甚猛吳不得已而從之因復登岸又有妖婢二人姿容娟秀擁一五色雲輦向前迎迓見嫗卽笑曰如此速客亦大惡嫗亦笑曰老嫗固善於勸駕者若兒曹輩歛衽百拜未必能屈玉趾也卽促吳登車吳心惴惴不敢前嫗又強之然後挽綬以上猶未安席輿忽飄然彷彿若在半天吳大駭欲墮嫗與婢左右夾持之且笑曰小贍如此豈廿年以前未嘗御風而行耶幸少安行且至矣瞬息果至一處島嶼深淵屢闊重巒絕似虎阜之西而山林花卉之勝棟

宇輪奐之奇若別有佳境吳心始少定仰見雲居軒敞其牌額皆古篆文不可識辨其車停於閨側更有小鬟狀若司闕貌尤妖冶見吳皆含笑相迎扶策使下一如夙昔所親狎者吳方降輿吳香遄發馥郁清芬直達於門屏之外及入而覘之則老梅數百株合抱參天花繁幹密雜檀垣墉之內始悟香所由來益入而深樹且益夥中一堂連亘十數楹鳥革蠚飛朱薨畫棟吳未及階嫗早入報倏見湘簾啓處有麗人十餘接裾而出笑語曰婆子草草幾憐子妹我輩尙須負荆吳睨之衣素者十之九衣綠者十之三衣緋則一人而已其衣愈澹其貌愈妍皆非目中所及觀衆旣降階遜吳先登入其室遠勝芝蘭而古雅絕倫一琴一書亦自有孤標別韵而麗人之粧束又皆不濃不澹風

格天然至於衣之肥瘦袖之長短無不體裁盡善信非懲心莫
辦焉與於此自覺形穢愈加謙卑衆推之賓席三讓而後坐方
將展詢一衣碧綃者遽啓曰過遊館娃宮見諸姪子爲妹折柳
張筵設飲意氣甚都大爲閨中人生色廻憶疇昔頓思良晤因
遺孟婆奉屈幸勿以唐突見罪語竟起謝吳本具林下風不作
兒女子態亦遜曰郢中三曲惟下皇和者爲多白雪陽春反未
之逮姊言之能勿令人顰汗遂亦答拜衆聞其言相顧而語曰
談吐自是我輩個中人固不昧其本來也因笑曰卿二人勿甚
撝謙我輩當以情告昨大姊自錢塘郵寄賦題一紙我輩短才
竟莫能就問妹以妙文屈抑羣美故乘行旌未發邀來爲我操
刀幸勿峻拒語次婢早捧研而前吳起辭曰深閨倦繡短詠尤

艱若屬以大斧畏矛鮮克奏績况古人十年不就者而欲妹一朝成之不亦隣於苛耶衆笑曰妹自敏捷過我輩脫遇女左思則不敢以此相強於是布白玉之几進綠沉之管碧衣者又曰盍少爲作者潤筆勿使人手勁腸枯遂以金叵羅邀酒大可數升其酒紺碧色香清且腴衆勸曰此梅花之精卽妹在羅浮以之飲趙君者今還奉觴子妹矣吳始恍然知前身亦在暗香疏影中也乃欣然強盡其半索題視之衆便出錦箋細楷端妍有序曰客夕對月偶有所思昔先徵君在日值此蟾蜍清瑩彼詠我笑恒至于夜不休今徵君往矣復覩此境幾令孤山三百樹一時欲化杜鵑枝傷何如也故予亦不能遽歸致效海棠婢子長憇黑甜因取舊句爲賦猶未操觚卽遺鶯兒銜與諸妹倘有

清興請先揮毫庶幾世外佳人又添一段佳話耳尾署愚姊林
閨梅氏歛衽拜其賦頌則愛月夜眠遲也吳已披屨遂不復辭
染翰構思摛華掞藻不半日而賦成衆疊肩誦之其中警絕者
有曰縱高潔以自憐亦園墮之可愛又曰蕊珠宮外悵香夢於
凭闌羣玉峯頭聘花魂而入月又曰月姊可憐人須念今夕之
眷眷素娥真好我必無來日之遲遲約二三百言比偶工整衆
皆贊服贊曰洗刷殆盡擲地金聲我輩宜拜下風因復命酒酬
謝且將肆筵相款吳亟止之曰荷蒙寵召聊爲塞責頃領玉液
已醉矣揚帆者實不能再待請卽遣歸是所切望衆笑曰妹猶
戀冬烘夫子哉雖然旣已久羈不宜復留俟明歲梅花國中再
當相晤遂喚前嫗併二婢仍送之還衆亦相送至門外且囑曰

妹以師雍之故有涉凡情因遭帝讞墮落人間雖不得意於痴翁亦旣旋歸有日努力自愛慎勿過於倨憊囁訖俟吳登輿始退入車行較前倍速俄頃至舟吳將櫛衣自下忽颶風大作所乘頓覆吳大號枕若夢壓及寤而視之袒餓者環繞左右謂吳已死將與之更衣受舍吳乃緬述其故更誦其賦如流水人皆驚異蓋死已閱三時矣諸女始告歸林乃入船獻視明日解維遂嗣長往期年錫山人至好事者爭詢之則吳果彩雲散矣所謂一歲之約不爽若是但恨無驛使來自嶺頭竟不知羣花相見更自何著作足以贍炙人口也

外史氏曰梅花賦出自廣平今竟自欲賦矣且倩人賦矣究之所倩之人卽屬廣平賦中人而又不屑自賦且借愛月以

爲賦其賦遂香艷千古其人亦香艷千古其事更香艷千古矣然非梅之香艷其人雖足傳其賦雖足誦其事究不足異也惟孟婆一舉似乎孟浪而因落梅之風少緩山陽之笛亦旣有功於吳况爲梅之所畏者一旦見役於梅不又足爲羣芳吐氣也耶

隨園老人曰梅之含酸宜其薄命然自羅浮夢後紀載無聞得此猶堪補入賦料

童之杰

武生童之杰灤州人嘗蓄一利劍自云能斬鬼狐人固未之信某年秋負之行山東道上旅人有詢者輒津津道之且曰吾持此刃雖不能學萬人敵然遇魔鬼邪妖不難一一斷之彼區區

誅軍斬將者猶是人間鈍器耳晉之數數卽有好奇者欲試其能因先與結交行止皆共時濟上有巨家所居宅第爲妖所據曠之而遷於邑中其人深知之一日合宿其地乃給童曰溽暑猶蒸旅邸人滿有一清涼國君能從我游乎童詢焉則曰知交有別墅實在於是倘偕訪之今夕東道主有所在矣童欣然從之並跡而前至則天已纏暝其人導以往戶猶未閉聞其無人蓋巨家緣有怪異知無敢入者遂不慎筦鑰也兩人襆被徑入甫及中門其人佯驚曰何洒掃亦無一二君姑處此待予往左近覓之意視第中頗修整故亦不疑且恃其武勇慨然曰諾其人卽趨出至外遶闥其扉且以革帶繫雙環諒童無能飛越喜笑而去童久俟不至心懼訝之欲出則門已扃頓悟曰若人殆

欲試我術也幸有劍在予何懼焉於是卽庭側一室拂其塵榻而處時已昏暝亦不遑深入按劍良久寂無見聞遂倦而思寢甫安枕窓窣有聲窓牖故無片紙伏而窺覩淡月之下見一人長僅尺餘侏儒肥矮往來巡堦而走狀似狐因厲聲叱之倏不見童遂以爲無足屢弛然復臥俄而火光頓熾可鑒鬚眉有異物高與簷等面瓜色雙眸如盃灼灼然火光卽從此出周身皆綠毫約長數寸甚可怖畏童不覺股栗強掣其鋒虛聲相向物笑曰此劍儘足割雞奈何大吾欺人耶其音如鴟鸞震屋宇童之劍早已墜地正倉皇間忽聞環珮聲物竟歛迹童因定性視之遙見紗籠數對出自庭後比及所臥室前則一中年小婦靚粧綵服導以小鬟十數咸衣紅紫童心詫妖異屏息無言婦人

排闥入室命小鬟以燭照之微哂曰看竹亦間主人何禮作入
幕之賓無怪乎廝養不容也嘗訖北面就坐呼童以禮相見童
旣無能覩強起而揖之潛睨其容黛綠粉白猶存風韻因竊計
巨鬼畏此此必其中巨擘予受此劍本未一試頃因氣餒致爲
鬼所抑渝今值孱弱猶不用武豈真束手待斃乎見婦人持揮
從婢似將不利於已意殊莫測乃俯掇其劍挺而刺之婦人忽
廻眸一笑曰汝猶以劍俠自居耶予以好生不戕汝命且欲講
濟世之術汝乃包藏禍心反以予試此刃是誠不可救藥者矣
汝旣有利器請斷予首倘不能效弗可活也曾次側身向童命
其嘗試童懼復棄其劍伏地曰子不敢矣婦人又笑曰孺子尚
知分量似可教也乃令起坐與語曰子寶紅線之流神於劍術

非若子之碌碌者因此地鬼狐爲祟特來居之怪皆遠遁向之試子者皆予之僕隸爲之非真妖也而主人不知予仙猶以爲怪遂亦究無人居適在後庭聞僕言子有重寶而其氣不揚故宵行而來將授予以異術豈有他哉童聞喜大喜長跽請教欲求爲師婦人命取所擲之劍拂拭再三謂之曰此道家蕩魔之具非吾輩所用者故須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雖然子實負此劍非劍之負子吾授子口訣再以符水煮是劍則天下之魔不難盡蕩耳童益踊躍請教婦人遂嘗曰天心正大吾法正直灑滌邪穢肅清一世授訖卽令小鬟持劍去以某符和某水煮之以光起爲度且謂童曰劍非不利但遭世塵埃亦不免鋒矣因與童坐語歷言劍俠行事並戒童

以正心濟物不然劍雖通靈其爲寶也幾何童一一敬諾又許時婢以劍出則精光迸露非復向之黯淡無華童遂再拜祇受婦人又叮囑數言始返內時已漏下五鼓童少寐天已侵晨亟起整衣將詣庭辭謝而小鬟已出又以一革囊相付曰夫人有命人神路殊不宜數相見君持此囊去盡收天壤魔妖十年後始可尋晤於武當山彼時再領囊細叙也童又拜受小鬟卽入童甫出給之者早俟於門笑而詢之曰此中頗安樂否童心甚悲然遵正直之教不敢諱爲緇述之末曰子實殺我而予之劍賴予以神恩怨可以兩忘矣遂別去不再與晉其人亦疑信參半嗣聞童在江右頗著神奇且出家爲道士代人驅遣不受一纏始爲之駭異余在邗江時曾聞童之神術奇蹟甚多姑舉

其一二卽足懼人揚州有一婦初患瘵疾旣而夢與鬼交其鬼面目擁腫毫無血色且體冷如冰每至婦卽沉頓頗不可當其家延童祛之童詰其形狀笑曰此一獨沒之鬼也乃不入婦室携衆直至江干夜深鬼果出童突前擒之剝剝剖剝水流滿地其臭不可聞相偕者皆掩鼻童遂納之於囊鬼猶噴噴作響荷之而行婦始安半年而愈又某縣富家有女亦爲狐祟晝則白身臥闌中夜始凝粧以起侍兒窺之都無所見惟衾枕時有長毫數十莖則狐之所遺也童聞之佩劍而往至卽於富家門側拔劍揮之應手而倒得一狐長近三尺血殷然已垂斃童乃剖狐之心用以療女病良已仍以囊貯此狐徐徐而去人視其囊約二尺盛諸異物無不包容不禁咋舌駭歎重旣爲黃冠不歸

故里至戊辰歲作武當之游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或疑授童之訣寥寥數言必非闡亭真本余謂卽
正直一語可當百千符籙并劍亦可無庸况訣乎何則贈之
巨細由於氣之盈虛而氣之盈虛原於心之邪正正而以直
行之卽孟氏所謂浩然者也仙佛人神不外此二字劍俠更
無論已獨是同一劍也懦則試輒不利勇則所向無前劍固
靈以人也故夫天下有大勇者不必有劍而亦神欽見伏矣